

• 专题笔谈 •

深入基础理论研究

促进中西医结合发展

从肾的研究谈谈如何深入的体会

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上海 200040) 沈自尹

国内从50年代以来,采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由阴阳学说和脏象学说开始的。这30年来,有愈来愈多的单位与学者纷纷从事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大家都看到单有大量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工作,没有中西医在理论上的结合是难以进一步提高。

中医之具有生命力在于某些方面超越于西医的疗效,但没有相应科学理论的实践,从长远来说仅属于经验范畴,必须使其理论现代化;反之,没有临床实践的理论,只能属于假说之类,这就看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病人、离不开临床疗效。

早期的研究工作多着力于选择先进的客观指标,使得其说理水平比一般指标能提高一步,而这说理水平实际上是随着现代医学理论的成熟度而浮动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就要善于引入某一领域中现代医学理论来破译中医理论中模糊而深奥的内容。因此无论是先进的客观指标,或是新兴而成熟度高的医学理论都可看作深入研究中医理论的强有力的工具。

开始研究肾本质的时候,重要的发现是肾阳虚者尿17羟值低下。为观察肾上腺皮质反应性采用了ACTH兴奋试验,进一步发现肾阳虚者不同于阿狄森氏病的低下反应,而是延迟反应,这样说明尿17羟值低下是继发于垂体的功能紊乱。肾阳虚患者的ACTH兴奋试验呈延迟反应是非常有意义的启示,说明人体各脏器、腺体储备功能状态只有在增加负荷时,代偿适应能力的低下才会显示出来,而且人体内为达到自稳态无不贯穿着像垂体和肾上腺皮质之间存在着反馈机制。反馈机制不仅是生物赖以自我调节的本能,也是现代科学中如火箭、导弹用以保持高度精确的基本原理。由此以后在肾的研究中都采用了诸如促甲状腺释放激素(TRH)兴奋试验、促性腺释放激素(LRH)兴奋试验、Cortrosyn(人工合成ACTH)兴奋试验等,以揭露肾阳虚证患者和老年人的内环境反馈调节中的缺陷,并用补肾药以药验证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在以药验证的过程中,发现补肾药对隐潜性肾虚证的哮喘病人或肾阳虚证患者的神经、内分泌、免疫中多环节上起全面的调节作用,也就是有时对薄弱环

节直接发挥作用,也可能从加强另一环节去迂回影响于这一薄弱环节,说明人体内存在着很多的反馈调节环路或旁路。现代医学认为人体的内分泌调节不是由单一的激素来完成,而是由成对的激素间的相互作用与各层次间反馈调节而趋于平衡。至于新兴的免疫学也存在免疫活性细胞与细胞因子之间,以及各种细胞因子之间的复杂而具有反馈特征的免疫调控关系,并正在深入研究诸如这些分子的独特型与抗独特型的空间构象、表位分析、生物学功能等方面,还在层出不穷地发展中,就不是我们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者的专业了。

1977年Basedovsky证明免疫细胞可产生ACTH(激素)、内啡肽(递质)类物质,下丘脑有免疫调节中枢,由此提出“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学说,已成为目前生物医学中最令人兴奋的领域,并已为国际上所公认。这一学说认为人体内存在完整的调节环路,协调地维持内环境恒定,为阐明中医药治病证的整体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来说,网络学说是一个极好的研究手段。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证本质的研究当属重要的内容,但中西医结合不能机械地搞古洋之合,也就是不能单为了用现代医学名词把“证”划上一些等号,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用微观的手段来从事宏观调节的研究是一项推陈出新的创造性工作,虽然它需要付出艰巨而不懈的劳动。

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有待
思路与方法的突破

河北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室

(石家庄 050017) 李 恩

近十年来,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表现在对中医脏脏(如心、脾、肾)、四诊八纲(如舌、阴阳、虚实、寒热)和治则(如活血化瘀、清热解毒、通里攻下、扶正固本)等研究,采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指标,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对于阐明中医理论、发展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某些新的理论正在形成,使中西医结合从对中医的“论证阶段”进入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阶段”。

但是,随着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